

忆往昔

肖振华

中学毕业后分到工厂，刚进车间拜见师傅后，团支部的陆书记就来找我“接头”了。陆支书穿一件蓝色背带裤工装，戴一副有些泛黄的塑料框眼镜，细高个，说话语速很快。他问了我一些情况，便开始介绍车间团员青年情况，特别提到，有个某某某，因政治上反动、生活上腐化，被开除了团籍，陆支书让我“注意点”。

我是在学校加入共青团的，踏进社会，思想单纯，没想到“工人阶级大熔炉”里也有杂质，还是要擦亮眼睛绷紧弦。碰巧陆支书让我“注意点”的这个人，和我在同一班组；班组里还有一造反派成员，从局“革委会”下放来的。班前会学习《国家与革命》，讨论时说的都是家庭与生活。刚开始我对师傅们不以为然，后来知道他们就小学文化程度，要认识伯恩施坦、考茨基也太难了，倒是那个“注意点”是高中生，“造反派”也有点墨水，有时还能应景说点书上的东西。

年轻的工人被统称为团员青年，简称“团青”，车间团青二三十人，陆支书大我几岁，是六七届初中生。有年春节，他到我家来家访，天气很冷，他注意到我没有棉袄，说要去申请几十元钱发补助。其实有一件破棉袄我不愿穿，家中也确实生活拮据，但怕大家知道我家的窘境，说什么也不要补助。谁知陆支书以为我要强，不给组织添麻烦，当作一件美事四处宣传。我为此很是悻然。但直到如今，在冬天穿上羽绒服或者抗寒冲锋衣，总是会想到那一幕，感受到犹存的当年团支部的温暖。

隔代亲

丁远珍

退休之后，日子过得很是清闲。在家里养狗遛鸟，也干干家务。那年，外孙女送我一幅花鸟画。我就把那幅画挂在我的卧室里，看得日子久了，我也对学画有了兴趣。于是，外孙女来我家的时候，我提出让她教我学画。外孙女一口答应了。

外孙女从小学画，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画室，她在自己开的画室里教学员画画。外孙女让我去她的画室学画，正好那个画室离我家很近，我步行就可以到。于是，我就成了画室的一员。

在画室学画的都是孩子，我一个老

快人快语

余建民

浦东某小区的张老伯，原先身体一直较好，前不久，因外出郊游跨越一处河沟时，不慎摔倒，导致右手和右腿骨折，伤愈后，留下了右手无力、腿脚微跛、行走不便等后遗症。其子女知道上海实行“长护险”，对经评估达到一定护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政策，便为老伯申请了“长护险”。

实话实说，只要符合“长护险”的评

别团徽的那些年

后来我也当了车间团支部书记，我们继承了春节家访传统，每年正月初一，支部委员分几路去探访拜年，从浦东到浦西，在耳边不时炸响的鞭炮声中，一家一家地踏入团员青年的住宅，一碗一碗地吃着推辞不掉的汤团。后来想想也有疑惑，车间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也不打招呼地跑去，搅乱了人家节日的安宁；但其时我们根本没考虑到这些，这是一项工作，一种必行的工作仪式。

读马列、学技术外，团青工作还得搞活动，那时我们别无选择，国际电影院、长风公园，几乎成了厂里青工的游乐据点，最远的也只是去了次嘉兴南湖。暮春三月，清风拂面，十多辆自行车，男的载着女的，朴素的衣着，纯真的欢笑，一路铃声，一路景色，荡漾在银锄河上的小船，定格在铁臂山旁的笑容……有几张泛黄的照片，珍藏着永远的记忆，那是属于我们的一段青春芳华。

工厂有劳动纪律，一切都按部就班，但并不妨碍年轻人的活泼身心和技艺萌发。工余闲暇，喜爱运动的用铁管焊接了双杠、吊环，爱好文艺的，有黑板报、厂文艺汇演。我那时写过不少“马达声声、焊花簇簇”之类的墙头诗，那首写电子工人的“仪表闪动一颗心，烙铁熔人满腔话”，还被谱上了曲，在工厂礼堂舞台上演唱。当然，那年代的主旋律还是斗争和运动，团青们对工厂历史不了解，但敲鼓助威少不了。我在校时刻过钢板、搞过油印，用排笔写的黑体字和魏体字也过得去，于是写墙报、刷标语；还参照当时流行的署名方式，把我们的评论组倒置为“诸任平”，不经意间，我们支部的名声冲出车

人在里面有点格格不入。我看到那些孩子有学素描的，有学油画的，有学工笔画和写意画的……外孙女推荐我学工笔画和写意画，我就答应了。外孙女给我准备了画笔和各种颜色的中国画颜料，还有生宣和熟宣。外孙女对我说，生宣是用来画写意画的，而熟宣用来画工笔画。

外孙女先让我学写意画，她给我一张很简单的葫芦画，让我照着画。我拿起笔，认真地画了出来，外孙女看后连连称赞，说我画得好。画过几张写意画后，外孙女又教我画工笔画。

时光流逝，如今，我学画已经三年了，已经画得越来越好，外孙女说我已经出徒了，不用再教了。现在，我的画可以卖了，晚年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多彩，这可是外孙女这个师傅的功劳呢。

间，走向全厂。

在我成为厂团委宣传委员时，团委书记的任上是小苏，一个七〇届初中生，她身材颇长，生性腼腆，内秀于心，外毓于行。她是车间的一名车工，写诗、朗诵、跳舞、唱歌样样参与，乒乓球打得也好。团委会上，她和我谋划开辟团青的宣传阵地。在仅有几张报纸、出版物寥若晨星的年代，用打字机印出的厂团刊引人注目，淡黄色的封面，里面有团委工作要点、书记问答，甚至还有小说、散文和诗歌，琳琅满目。多年以后，团委书记成了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每年两会期间，她被媒体追问着，在电视上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我总感到，当年的“书记问答”，是她人生的一次预演。

记得那些年，除了背带裤工装外，在开会学习等场合，我常穿的是一件“涤卡”中山装，蓝色的，胸前别着一枚红黄相间的团徽。时至今日，挂满西装茄克运动衫的衣橱里，中山装已遍寻不着，但那一枚团徽我还保留着，光泽依旧。



向日葵（中国画）冯寿侃 作

在现场

金洪远

性格使然的，我喜欢在熟识的朋友里“寻开心”，开心之余老友还时不时抛来一顶顶你蛮“幽默”的高帽子。这个周末聚会，几个平素插科打诨的老友打趣：阁下这一阵你活得实在是有趣——歇歇学拍照，一歇歇奔跑西听讲座，一歇歇一本正经学英格里希，一歇歇又在微信里学美篇，忙忙得过来。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再愚笨者也知道老友一如既往地“消费”我。

其实他们可能不知晓，“这一阵”我“有滋有味”是有缘由的：前不久居委换届选举，居委充实了年轻人。这些年轻的居委干部和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赋闲在家，免不了要被家人“差”到居委办个事儿，年轻人脑子灵，你的诉求刚刚陈述完，他就立竿见影——歇歇就帮你把事情搞掂了，那叫一个爽！

前一阵居委推行工作“全岗通”新机制，要求居委干部突破条线壁垒，具备全方位服务群众的能力，以往若相关负责对口的居委干部外出开会或去学习，你还得屁颠屁颠多跑几趟，现在是“一岗多能、全岗都通”，怪不得居民点赞，阿拉的居委干部都是“全科医生”！这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才是实实在在的。

居委来了年轻人，让原先略显沉闷的办公室被充满朝气、活力的笑声所替代。那洋溢的青春气息，也吸引了居民有事没事到居委去坐坐去聊聊，包括我。昨天我对熟识的居委书记主任寻开心：80后90后加盟居委，你们俩得益不少啊，别的不说，阿姨、爷叔来居委主动反映社情民意多了，等于你们聘请了不拿工资的“报料员”，人家报社读者“报料”还要付报料费，你们惬意啊，领导艺术可以写一本书啦。

在我以往的印象里，我的寻开心，她们基本上“嘿嘿”一笑无言可对，可今天这两位居民公认的实干家却变得伶牙俐齿，她们笑着还击我：依得了便宜还卖乖，一歇歇电脑出了故障来咨询，一歇歇摄影来讨教，就说今天吧，又来问百度里翻译软件如何下载，教了你几次，总是前学后忘，没有一次是“一枪头”的，就没有想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年轻人的重复劳动，依得益这么多，付过“加班”费吗？

哎哟喂，她俩猝不及防地前后夹击，让我半天缓不过神来，只能自嘲：我的健忘症可是有光荣传统的，你们不是经常表扬我，一学就会，一听就懂，一放就忘，一做就乱吗？她俩哈哈大笑：依有劲啊，嘲嘲依，依还当补药吃……

居委来了年轻人，本人自我感觉要比过去好多了。不少朋友、邻居，包括中学的老同学都说，你这一阵这么长知识了，讲话条理清爽了，微信玩得也转了，就是常挂在嘴边的英格里希的发音也比过去标准了；还有人讲我面相比过去年轻点了。我心里暗喜，是不是和年轻的居委干部交道打多了，沾光了！

居委来了年轻人